

# “连”的强调与否定极性： 普通话和湘语的比较\*

邓思颖 罗琼鹏

[提要]无论在语义上还是在句法上,普通话的“连都”结构和湘语的“连不”结构都属于两种不同的结构。本文认为“连都”结构的“连”表示强调/焦点的意义,而“连不”结构的“连”是一个否定极项。普通话和湘语“连”字句的不同并非词序的差异,而是词汇选择的差异。

[关键词] 否定极项 强调标记 副词 湘语 方言语法

## 一 引言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所关心的“连”字句是指下面(1)和(2)这种句子。由于“连”多与“都”或“也”等一起使用,这种句子在文献上也称为“连都”结构或“连也”结构。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在本文把这种句子一律称为“连都”结构。

(1) 他连书都不看。

(2) 他连书也不看。

在意义上,学者一般认为“连”在汉语的“连都”结构用来表示强调/焦点的意思。比如说,(1)和(2)的“书”就是“连”所强调的对象。至于“连”的词类,文献上有不同的分析。大多数学者认为“连”属于介词(吕叔湘等 1980;朱德熙 1982 等),有学者认为“连”是副词(王力 1955 等),也有学者把“连”分析为焦点标记,跟后面被强调的名词短语结合在一起(Shyu 1995),或者分析为话题标记(徐烈炯、刘丹青 1998)。为了避免

---

\* 本文最初的构思是在香港理工大学 2004 年暑期进行的“内地研究生暑期赴港实习计划”期间酝酿出来的。曾涛跟我们进行了多次讨论,提供了有用的语料。本文的初稿在“第二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华中师范大学 2004 年 12 月 4—6 日)上宣读,李宝伦、李如龙、刘丹青和其他与会者会后给予宝贵的意见,曹广顺在本文写作期间提出了一些问题,对撰写本文很有帮助,《汉藏语学报》的两位审稿人纠正了本文的不少错误,特此致谢。当然,文中的错漏与上述各人无关。本研究获香港理工大学研究项目“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stverbal Particles in the Cantonese and Xiang Dialects”(编号:A-PF49)的部分资助。本文使用的语言学名词的汉语翻译基本上参考沈家煊所译的《现代语言学词典》(克里斯特尔 2000)。

不必要的争论,本文把“连都”结构的“连”称为“强调标记”。

研究湘语的学者发现湘语的“连”可以形成一种特殊的结构,跟普通话“连都”结构的词序不一样(李永明 1991;鲍厚星等 1999),例如(3)。为了方便论述,我们在本文把(3)这样的句子称为“连不”结构。

(3) 他连不看书。(他根本不看书。)(长沙话)

由于普通话的“连都”结构和湘语的“连不”结构在语义上较为接近,因此我们很自然会把它们理解为本质上是一样的,以为“连不”结构是“连都”结构的地域变体,这两种结构的差异只不过是词序上的差异。比如说,罗耀华(2002:25)曾经指出“连”的使用“……受地域的限制,不同的地区使用该句式存在一定的差别,……普通话中的‘连一点事也不做’在湖南长沙话和湖南衡阳话中,则要采取‘连不做一点事’的说法”。他总结认为,如果普通话是用“连都”结构的,在湘语中就要用“连不”结构来代替。

我们撰写本文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论证,无论在语义上还是在句法上,普通话的“连都”结构和湘语的“连不”结构都属于两种不同的结构。<sup>①</sup>简单来讲,本文的结论是:“连都”结构的“连”表示强调的意义,而“连不”结构的“连”是一个否定极项(negative polarity item,简称“NPI”)。如果本文的结论是正确的话,普通话和湘语“连”字结构的不同并非词序的差异,而是词汇选择的差异。

## 二 湘语的“连”字结构

首先,我们要说明,本文简称的“连不”结构的“不”,是指所有的否定词,而并非仅指“不”。实际上,在湘语中,能进入“连不”结构的否定词除了“不”以外,还有“冇”(没有)、“莫”(别)等,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4) 一天到晚,连冇歇气。(一天到晚,根本没歇气。)(长沙话)

(5) 连冇听见。(根本没听见。)(新化话)

(6) 连莫担心。(根本不用担心。)(双峰话)

尽管罗耀华(2002)认为湘语“连不”结构是普通话“连都”结构的地域变体,但是,我们却发现,湘语不仅有独特的“连不”结构,而且还有“连都”结构,使用也非常普遍。请看下面的例子:

(7) 他连烂苹果也吃,真不讲卫生。(长沙话,李永明 1991:556)

(8) 他连字都不认识,怎么会写小说呢?(长沙话,同上)

<sup>①</sup> 本文讨论的湘语语料主要以长沙话和新化话为代表。

(9) 咯个道理连三岁细人啲啱懂。(这个道理连三岁小孩都懂。)(新化话, 罗昕如 1998:272)

由此可见,湘语既有“连不”结构的存在,也有“连都”结构的存在。在下一节里,我们以普通话和湘语的“连都”结构跟湘语的“连不”结构作比较,论证这两类结构的语义和语法并不一样。

### 三 “连都”结构和“连不”结构的差异

我们发现“连都”结构和“连不”结构有下列的差异。首先,这两种结构的语义属性并不一样。

简单来讲,“连都”结构存在一种“预设”(presupposition)和“断言”(assertion)的关系:预设部分通常为最不可能的情况(极端值),而断言部分恰恰是这一“最不可能”的成分。“连”在“连都”结构的作用就是用来引出(involve)一个对立的话题,也是所预设的集合中的一个个体,只不过是“连”所断言的是极端的那个,因而隐含(imply)全称的判断意义。“连”的这种用法就是一般文献所说的所谓“连”的“强调”功能。<sup>①</sup>

下面的(10)在普通话和湘语都可以说,而且在语义上也是相同的,从语义的“预设—断言”来说,都是一样的。虽然张三是最不可能喜欢李四的人,但是张三也喜欢李四。这个断言实际上隐含了“所有人都喜欢李四”。因此,“连都”结构总是有周遍性的意义。

(10) 连张三都喜欢李四。

然而,湘语的“连不”结构却没有“连都”的语义特征。在语义上,跟“连不”结构相似的是有“否定极项”(negative polarity item,简称“NPI”)的句子。否定极项是那些只对否定语境敏感、只能稳定地出现在否定语境中的一类表达式。<sup>②</sup>

“连不”结构除了没有“连都”结构那样的“预设—断言”的语义属性外,本身还含有“否定全部”的意义。(11)的全称意义可以用普通话的“根本”或者“一点都”来对应。

(11) 他连不看书。(他根本不看书。)(= (3))

尽管“连都”结构可以有全称的蕴涵意义,但远较“连不”结构的全称意义为弱。“连都”结构和“连不”就全称意义上的差异,可以由下面长沙话的例子得到证实:

① 许多学者对普通话“连都”结构的语义进行过深入和细致的讨论,详见周小兵(1990)、徐杰、李英哲(1993)、沈家煊(1995)、Shyu(1995,2004)、张伯江、方梅(1996)、徐烈炯、刘丹青(1998)等学者的论述。

② 所谓“否定语境”,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单调向下蕴涵”(downward entailment)敏感,详见 Ladusaw(1980)。

(12) ? 他连每本书都不看。

(13) \*他连不看每本书。

虽然(12)不算十分自然,但是,相对而言,(12)比(13)好得多。(13)的不能接受是因为语义上互不相容造成的:“连不”结构本身含有全称意义,跟“每”所表示的意义不相容;但是,(12)只隐含全称的判断意义,较(13)所表达的全称意义为弱,所以比较容易接受。

第二,对否定词的要求不同。在句法上,“连不”结构的否定词必须出现,但否定词的出现在“连都”结构却不是必要的。下面的例子来自长沙话,它们在语感上的对立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14) 他连\*(不)看书。 (“连不”结构)

(15) 他连书都(不)看。 (“连都”结构)

第三,“连”对后面成分的选择要求不同。在“连都”结构中,“连”对后面的成分有一定的要求,那个成分只能是名词短语(包含名词性的小句)或动词短语,但绝对不能是动词、副词或介词短语(Paris 1979; Shyu 1995等)。<sup>①</sup>

(16) 李四连[一百块钱]都不肯借给张三。 (名词短语)

(17) 李四连[借给张三一百块钱]都不愿意。 (动词短语)

(18) \*张三连[看]都书。 (动词)

(19) \*张三连[很快]都答题。 (副词)

(20) \*小王连[从北京]都坐飞机。 (介词短语)

在“连不”结构中,只要是谓词性的谓语(即包括动词谓语和形容词谓语),都可以在“连不”之后。体词性的谓语(例如名词谓语)不能出现在“连不”结构中。

(21) 他连不[看书]。(他根本不看书。) (动词谓语)

(22) 西瓜连不[新鲜]。(西瓜根本不新鲜。) (形容词谓语)

(23) \*他连不[湖南人]。(他根本不是湖南人。) (名词谓语)

第四,“连都”结构和“连不”结构的差异表现在“连”的省略。如果“连”后面的成分表示无定、单数或微量的意义,“连都”结构中的“连”可以省略,但“连不”结构的“连”却不能省略。

(24) 他(连)一点事都不做。

(25) 他\*(连)不做一点事。

<sup>①</sup> 《汉藏语学报》的一位审稿人向我们指出 Cheng (2007) 研究过像例子“张三连看都不看”等“连都”结构,动词“看”可以出现在“都”之后(比较例句(18))。“看”在这句中的句法地位比较复杂,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我们希望留待日后作详细的讨论。

第五,“连”在这两种结构的语法分布不一样。“连都”结构的“连”可以出现在主语之前,然而“连不”结构的“连”只能够出现在主语之后。

汉语(26) 连他都不看书。

汉语(27) \*连他不看书。

① 上述的讨论表明了“连都”结构和“连不”结构是两种不同的结构,而不是一个结构的区域变体。<sup>①</sup>

#### 四 “连”的两种功能

上面的讨论说明,“连都”结构和“连不”结构是两种不同的结构,“连”在这两种结构中的语义属性也不相同。

“连”在“连都”结构的作用就是用来引出一个对立的话题,并且断言最不可能的预设个体,扮演了一种所谓“强调”的角色。普通话和湘语都共同拥有这个担当强调功能的“连”。

至于湘语“连不”结构中的“连”,在词类上,它是一个副词(罗耀华 2002);至于在功能上,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否定极项,对于否定语境有一种“极性敏感”(polarity sensitive),必须依存于否定的表达式,例如否定词“不”、“冇”(没有)、“莫”(别)等。“连”用作否定极项是湘语的用法,普通话没有。

否定词和否定极项的密切关系,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算子”(operator)和“变项”(variable)的关系:否定词作为算子,否定极项作为变项。生成语法学认为算子和变项的关系可以通过句法来实现,例如作为算子的否定词必须在结构上比否定极项为高,又或者否定极项必须出现在否定词的某种范围之内(Linebarger 1980,1987; Progovac 1988,1994; Szabolcsi 2004 等)。②无论在句法上怎样分析,我们一般都同意否定词和否定极项两者之间在句法上必须有紧密的关系。

沿着这个思路,对于“连不”结构里“连”和否定词的密切关系,我们绝对不会感到惊讶。如果把“连不”结构的“连”分析为否定极项,我们可以马上解释为什么否定词在“连

① 《汉藏语学报》的一位审稿人认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连都”的“连”也有强调和否定极项两种作用,似乎就不能说普通话的“连都”和湘语的“连不”是两种不同的结构。事实上,我们讨论的着眼点是针对“地域变体”的说法,因此论证它们属于不同的结构。至于能不能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来推导出这两个“连”,似乎是另外的一个研究课题,恐怕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② 从句法学的观点来看,结构上的高低由所谓“成分统领”(c-command)来决定。至于否定词与否定极项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按照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的分析方法,定义为“核查域”(checking domain)或“最小域”(minimal domain),见附注②进一步的解说。

不”结构不能省略：没有算子的变项是不能接受的。

(28) 他连\*(不)看书。(= (14))

下面的例子说明“连不”结构的“连”和否定词的句法关系必须定义为一个相当狭窄的范围内。我们发现“连”和否定词必须出现在同一个小句内。(29)的不合语法是由于“连”和“不”分别出现在根句(root clause)和嵌套小句(embedded clause)内,距离太远。如果它们都在根句内就没有问题,例如(30)。

(29) \*他连晓得[不何是发家致富]。( \*他根本知道不是怎样发财致富的。)

(30) 他连不晓得[何是发家致富]。(他根本不知道是怎样发财致富的。)

虽然在下面的例子里“连”和否定词之间有其他成分阻隔,它们仍然可以接受。<sup>①</sup>由于“连”和否定词并非出现在不同的小句内,没有破坏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31) 咯点饭,连吃不饱。(根本吃不饱。) (长沙话)

(32) 连做唔赢。(根本忙不过来。) (新化话)

(33) 连洗唔干净。(根本洗不干净。) (双峰话)

前一节我们提到“连不”结构的“连”不能出现在主语之前,例如(27),重复如下。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34) \*连他不看书。(= (27))

尽管“连”和否定词都出现在同一个小句之内,(34)显示了我们必须对那个所谓“狭窄的范围”作出更仔细的定义:“连不”结构的“连”和否定词必须在同一个短语之内。我们假设在(31)至(33)里,在述补结构内出现的否定词属于谓语的一部分,跟“连”处于同一个动词短语(VP)之内;至于(34)的情况,否定词在动词短语内,但“连”却在谓语/动词短语以外,出现在句子(S)的层面,因此不合语法。它们的句法结构可简单描绘如下:<sup>②</sup>

(35) [S 主语 [VP 连 述语 不 ……]] (= (31) 至 (33))

(36) \*[S 连 主语 [VP 不 动词]] (= (3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连都”结构的“连”和“连不”结构的“连”分别拥有两种不同的性质,前者是一个强调标记,表示较强的强调意义,选择一个名词短语或动词短语作为对比;而后者是一个否定极项,必须跟否定词出现在同一个短语之内。

① 只有当否定词后接补语时,才允许“连”和否定词“分离”的现象。

② 这里所说“同一个短语内”的说法是一种不严谨的定义。假定否定词拥有自己的短语“否定词短语”(NegP),那么,按照最简方案的分析方法,“连不”结构的“连”应该出现在否定词的核查域/最小域,能够获得否定词的核查,跟否定词有一种“一致关系”(Agree)。不过,在述补结构内的否定词与否定词短语在例句(31)至(33)的关系需要特别说明,有待日后研究。

## 五 一语两“连”

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主要论证了“连都”结构的“连”跟“连不”结构的“连”是不相同的,普通话只有“连都”的“连”(强调标记),而湘语同时拥有“连都”的“连”(强调标记)和“连不”的“连”(否定极项)。为什么同一个“连”字在湘语里可以身兼两个角色呢?这样分析有没有理据?在这一节里,我们尝试从跨语言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在许多语言里,身兼强调标记和否定极项两种功能并非不可能,如印地语(Hindi)——汉藏语系以外的一个语言——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语言。<sup>①</sup>印地语的“bhii”有两种角色,一个是所谓“强调小词”(emphatic particle),像汉语“连都”结构的“连”;一个是否定极项,像“连不”结构的“连”。

让我们以(37)为例,当“Raam”(拉姆)重读(焦点化)时,“bhii”在(37)的作用就有点儿像汉语的“连都”结构那样理解:“连拉姆都来了。”

(37) [RAAM]<sup>F</sup> bhii aayaa.

拉姆 BHII 来了

当“bhii”与无定名词短语连用时,否定词必须出现,不能缺少。我们可以这样分析,无定名词短语和“bhii”的组合,成为一个否定极项,必须跟否定词一起出现,跟“连不”结构的“连”相似。(38)说明了这个现象,这个句子基本上可以翻译为一个“连不”结构句子:“我连没看见人”(我根本没有看见任何人)。

(38) maiN-ne kisii-ko bhii \*(nahiiN) dekhaa.

我 任何人 BHII 不 看见

印地语的例子向我们证明了在一个语言里,一个词同时担当强调标记和作为否定极项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对湘语“连”这样的分析并非毫无依据,在人类语言里是有例可寻的。

从汉语历时的角度,我们发现湘语的“连”同时拥有强调和否定极性这两种功能也有一定的依据。学者一般认为,表示强调意义的“连”是从表示包括意义的“连”(例如(39))演化而来的。<sup>②</sup>这种表示包括意义的用法,跟“和、并、兼”等词的用法差不多(冯春田 2000)。

(39) 若数西山得道者,连予便是三十人。(施肩吾《西山静中吟》)

<sup>①</sup> 对印地语的否定极项有系统的研究计有 Mahajan (1990) 和 Lahiri (1998) 等。本文的例句和分析主要来自 Lahiri (1998)。

<sup>②</sup> (39) 引自太田辰夫 (1987:251)。

至于“连”表示强调意义的用法,是从宋代开始(太田辰夫 1987;刘坚等 1992),形成了今天现代汉语的“连都”结构。<sup>①</sup>

(40) 若能读书,就中却有商量。只他连这个也无,所以无进处。(《朱子语类》)

至于“连不”结构的历时发展,虽然我们找不到它确实的源头,但我们发现“连不”结构的“连”跟“并”巧合地有某些貌似之处。“并”跟“连”的意义相当接近,在北宋时期“并”也可以表示强调意义,例如(41)。由于“并”和“连”这两个词意义接近,偶尔可以见到“并连”合用的例子,例如(42)。<sup>②</sup>

(41) 曾有人惠一册书,无题好,其间多说《净明经》,亦不知《净明经》何书也。

当时极爱其议论,今亦忘制,并书亦不知所在久矣。(《梦溪笔谈》)

(42) 人若看它本说未分明,并连所引失之。(《朱子语类》)

不过,跟“连”不一样,“并”有一种情况是用在否定词之前,用来加强否定语气,例如(43)和(44)。<sup>③</sup>

(43) 七朝供养并无乖,欢喜千回与万回。(《敦煌变文》)

(44) 今到处并不管著限日。(《朱子语类辑略》)

“并”跟否定词连用的情况,在现代汉语里十分普遍,例如(45)，“并”在这里的用法略带反驳的意味。在这个句子里,否定词不能省略,或许我们可以把(45)的“并”也分析为一个否定极项。

(45) 你说的这件事,他并没告诉我。(吕叔湘等 1980:70)

像(45)的“并”这样的用法,跟“连不”结构的“连”颇为接近,都是跟否定词连用,加强否定语气,具有否定极性。虽然(45)的“并”和“连不”结构的“连”在意义上并非完全一样,<sup>④</sup>但它们这样密切的关系,说明了作为否定极项的“连”也有它的历史渊源,“连”的历时演化过程跟“并”的历时演化过程应该差不多。因此,湘语的“连”身兼两职也毫不出奇。<sup>⑤</sup>

① (40) 引自刘坚等(1992:208)。

② (41) 引自马贝加(2002:323), (42) 引自冯春田(2000:680)。

③ (43) 和(44) 分别引自吴福祥(2004a:89)和吴福祥(2004b:146)。

④ 跟(45)的“并”比较,湘语“你讲的咯件事,他连有讲给我听过(长沙话)”的否定意义更强、更彻底。此句中的“连”可以对应为普通话的“根本”。

⑤ 本文的一位审稿人质疑,湘语的“连都”与“连不”是不是在一个层面(前者属于普通话层面)?即使是一个层面,两者中的“连”又是不是一个字?我们主要从共时的角度考虑湘语“连”身兼两职的问题,至于历时的证据,我们暂时看不到把这两个“连”当作同源的反例。此外,本文的两位审稿人怀疑“连不”似乎已经变成一个副词,与“连都”作为一种结构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在本文例句(4)至(6)里,“连不”的“不”可以被其他的否定词替换,这说明了“连不”不是一个凝固了的语素,而例句(31)至(33)进一步显示了“连”和“不”是可以分开的,并非组成一个副词。



为什么普通话中的“连”却成不了像“连不”结构中的“连”那样具有否定极性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不过，我们发现在普通话里，否定极性的表达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除了刚才讨论的“并”外，跟“连不”结构的“连”最接近的，要算是副词“根本”和表示微量的“一点”等词。下面两句大概可以用湘语的“连不”结构来表达：“张三连不看书”和“张三连不喜欢李四”。

(46) 张三根本不看书。

(47) 张三一点也不喜欢李四。

在普通话里，像(46)、(47)这样的句子大量存在，但是，在湘语中，却相对匮乏得多，像“根本”等词在湘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的观察是准确的话，我们可以就上述的问题给出一个尝试性的答案：因为普通话否定极性的表示可以通过许多其他的方式来进行（例如通过副词“根本”来表示），所以普通话的“连”成为否定极项的可能性较小，只保留了表示强调的功能。至于湘语的情况，由于表达否定极性的方式相对匮乏，这使得“连”在客观上有可能成为否定极项。

如果我们的论述是正确的话，普通话和湘语都应该拥有以下的结构，在词序上没有差别。普湘唯一的差异，就是选择哪些词来表示否定极性。至于哪些词能成为“主语—否定极项—否定词—谓语”中的“否定极项”，普通话选择了“根本”等词，而湘语则选择了“连”。

基于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认为，普通话和湘语“连”字句的不同属于词汇的差异，是一个选词的问题，并非词序的差异，也不是句法结构的差异。<sup>①</sup>

## 六 结语

本文讨论了普通话和湘语的“连都”结构和湘语的“连不”结构，并且指出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结构。从意义来讲，“连都”结构的“连”表示强调意义，而“连不”结构的“连”具有否定极性；从形式来讲，这两个“连”分别是强调标记和否定极项，具有不同的语法分布特征。如果本文的讨论是正确的话，普通话和湘语“连”字句的不同并非词序的差异，而是词汇选择的差异。湘语选择了“连”来表示否定极性，普通话通过其他词汇来进行。

湘语的“连”同时能表示强调意义和否定极性。本文从跨语言的比较和历时的角度

<sup>①</sup> 这个结论基本上印证了参数理论的分析：汉语方言语法的差异局限在“显性”的部分（即音韵和词汇部分），而并非在句法结构等“隐性”的部分（邓思颖 2003）。至于如何把普湘否定极项选词的问题用严谨的参数方式表示，我们将留待日后作详细的研究。

论证了在一个语言里一个词身兼这两种身份是完全可能的。除了湘语以外,我们在一个非汉藏语系的语言——印地语——也找到相似的情况,说明了这种语法现象并非湘语的专利,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我们相信,以本文的讨论为理论框架,沿着这个思路,日后可以进一步把本文的分析扩展到其他的汉语方言、汉藏语系的语言以及其他的人类语言,研究表示强调和否定极项的语素的类型学关系,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特征。

### 参考文献

- 鲍厚星等:《长沙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邓思颖:《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 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 李永明:《长沙方言》,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 刘 坚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年。
- 罗昕如:《新化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罗耀华:《“连”字句句法、语义与语用制约因素考察》,《汉语学报》2002年第5期。
- 吕叔湘等:《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0年。
- 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中华书局,2002年。
- 沈家煊:《正负颠倒和语用等级》,《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沈家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
-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 王 力:《中国现代语法》,中华书局,1955年。
- 吴福祥(a):《敦煌变文12种语法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吴福祥(b):《〈朱子语类辑略〉语法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徐 杰、李英哲:《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否定”“疑问”》,《中国语文》1993年第2期。
- 徐烈炯、刘丹青:《焦点与背景、话题及汉语“连”字句》,《中国语文》1998年第4期。
- 张伯江、方 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 周小兵:《汉语“连”字句》,《中国语文》1990年第4期。
-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
- Cheng, Lisa (郑礼珊). Verb fronting and doubling in Mandar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Symposium on Chinese Syntax and Semant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7.
- Ladusaw, William. *Polarity Sensitivity as Inherent Scope Relation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80.
- Lahiri, Utpal. Focus and Negative Polarity in Hindi.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 57-123. 1998.
- Linebarger, Marcia. *The Grammar of Negative Polar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1980.
- Linebarger, Marcia. Negative Polarity and Grammatical Representation.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0: 325-387. 1987.
- Mahajan, Anoop Kumar. LF Conditions of Negative Polarity Licensing. *Lingua* 80(4): 333-348. 1990.

- Paris, Marie-Claude. Some Aspects of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the *lian... ye/dou*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In Shou-Hsin Teng (ed.), *Readings in Chinese Transformational Syntax*.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1979.
- Progovac, Ljiljana. A Binding-Theoretic Approach to Polarity Sensitiv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88.
- Progovac, Ljiljana. *Negative and Positive Polarity: A Binding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Shyu, Shu-ing (许淑瑛). The Syntax of Topic and Focus in Mandar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95.
- Shyu, Shu-ing. (A) symmetries between Mandarin Chinese LIAN... DOU and SHENZHI.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2(1): 81-128. 2004.
- Szabolcsi, Anna. Positive Polarity-Negative Polarity.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22 (2): 409-452. 2004.

**On the Emphatic and Negative Polarity Uses of *lián* "even":  
Comparison between Mandarin and Xiang Dialects**

Deng Siying and Luo Qiongpeng

**Abstract:** It is argu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lian dou*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and the *lian bu* construction in the Xiang dialects are different semantically as well as syntactically. *Lian* in the *lian dou* construction is an emphatic marker expressing an emphatic/focus meaning while *lian* in the *lian bu* construction is a negative polarity ite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ndarin and the Xiang dialects with respect to the *lian* constructions are attributed to the lexical variation rather than the word order variation.

**Keywords:** Negative polarity item; Emphatic marker; Adverb; Xiang dialects; Dialect grammar

(通信地址: 邓思颖 香港九龙红磡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罗琼鹏 100087 北京 北京大学中文系)

主办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承办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 汉 藏 语 学 报

第 2 期

主 编 戴 庆 厦

商 务 印 书 馆

2008 年 · 北京